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十九至二十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張永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十九

雍正二年閏四月

上諭十七道

初四日

諭直省總督巡撫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自為之

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又聞民間輸納錢糧自封投櫃亦屬便民之法但偶有短少之處令其添補每至多多需索其數浮於所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内照數補足交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

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留心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

初五日

諭刑部朕披覽奏章其中人命案件如故殺謀殺者尚少而以鬬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一時殞命及至抵罪雖悔何追此皆由於愚賤鄉民不知法律因一朝之忿貽身命之憂言之可為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内又有講法律以儆愚頑之條盖欲使民

知法之不可犯律之無可寛畏懼猛醒遷善而遠過也但法律包舉甚廣一時難以遍喻應將大清律内所載凡毆殺人命等律逐條摘出疏解詳明爾部可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刋刻散布於大小鄉村處張掛風雨損壞仍復再頒俾知鬬毆之律尚然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父兄子弟互相講論時存提撕警戒之心以化其好勇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以副朕好生慎罰之至意

又

諭宗學教習輔國將軍善福等朕惟睦族敦宗務先教化

嘗見宗室中習氣未善各懷私心互相傾軋並無扶持

愛護之意惟知寵厚妻黨姻婭其於本支骨肉視若仇

敵殊為悖謬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舊惡必圖報復

即如齊正額行事無狀甘蹈匪僻以致重干法紀王貝

勒之子孫妄自尊大任意奢侈不顧禮義陷於罪戾者

往往有之其將軍及閒散宗室不知自重狎比小人蕩

盡先人產業而為無恥之事者尤為不少昔我
皇考加恩宗室養育栽培撫恤備至苟有片長薄技靡不收
錄如普奇經布勒席恒等皆曾擢用伊等不思感恩酬
德反要結朋黨專事鑽營大負
皇考委任之意且其居家素行亦多凶謬即如賴士不安本
分蕩產破家及其贖罪軍前仍不改過生事訐告宗室
中似此不肖無恥者不可枚舉朕嘗歎前明宗室年久
繁衍失於訓教末流猥鄙至不可言誠恐朕之宗室日

流日下不知前鑒深用為憂是以深慮熟籌亟思保全之道若非立學設教鼓舞作興循循善誘安能使之改過遷善望其有成今特立義學揀選爾等教習宗室爾等隨其資質勸學興行導以禮義夫教訓之方漸摩陶養非可責效旦夕爾等須盡心竭力善為開導毋避怨毋倦怠教習久而禮義明自當遠惡從善或有不遵教訓罔顧廉恥有玷名教者小則爾等自行懲戒大則揭報宗人府會同奏聞其行止端方精勤好學者無論年

齒長幼即行保奏從來立教之術莫要於奬善懲惡善不奬不能使之勸惡不懲不能使之改爾等既膺簡任其各平心静氣屏除私意教訓宗室子弟如已之子弟懇懇然無毫髮不盡其心可將此旨通行曉諭令朝夕記誦如木鐸之警衆俾皆覺悟自新庶幾積習可除翕然嚮化以協休風爾等務期勤慎黽勉恪供厥職以副朕篤厚宗親殷勤教育之至意

又

諭太僕寺少卿兼巡視河道監察御史須洲爾奉差巡視
河道理宜悉心經理凡事公平勿執已見方於漕運有
益據奏有裝載芝蔴船十隻持令箭過閘閘官放行以
致漕船擔閣七日將閘官叅劾前來夫運河之設未嘗
禁商船之往來但水小則加意管束先儘糧船前行水
大時則聽商船任便行走京師百貨俱取給於東南之
商販今將芝蔴船嚴禁若此則各種商船必然一槩阻
滯百貨安能流通於民生日用均屬未便爾從前督理

藩司印務與廵撫不協今管理河道諸事記懷往往見小尚氣甚負朕委用之意嗣後當平情和衷盡去偏私膠固之習方有裨於公事

初八日奉

上諭聞得銷燬刺字之人甚多既已刺字私自銷燬即屬怙終不悛且此必有用藥代為銷燬字迹者嗣後如有私燬刺字之人理應審明若係本身私燬者本律杖六十補刺太輕作何重治其罪其代為銷燬者將代燬之

人一併作何治罪之處著妥議定例具奏

又兵部議覆條奏地方官員私動驛站馬匹處分奉

上諭朕以天下民生為念凡一切欽差與祭祀山川之大

臣官員回京時必召入面見詳詢生民景况地方情形

以及雨水田苗聞得地方官祗知嚴緊驛站諸凡勅詔

經過迎送俱不成禮至伊等私事及土司差役轉擅動

驛馬逢迎應付從前惟恐騷擾驛站朕曾降旨嚴飭但

勅詔經過地方官吏迎送有闗大典豈可疎玩爾等繕

寫諭旨申飭各省督撫

初十日奉

上諭國家設立官員分别等次俱有定分不得僭越湖北糧儲道郭維新於起程之前請訓旨時朕曾諭如有裨益地方百姓之事著令密奏郭維新蒞任後奏稱該省漕船式様寛大遇水淺之處輓運維艱請照江浙漕船式様減小成造朕未降諭旨今伊又奏稱遵旨將船儹造完工兑載漕糧於正月十七等日起程三月十六日

過淮等語夫改造漕船亦屬大事郭維新理應報明該
督撫如果有益題明改造今並未報明上司即行任意
改造著行文湖廣總督楊宗仁巡撫納齊喀魏廷珍此
項船隻改造之時郭維新曾否報明如伊等知其實有
裨益令其改造亦應奏聞然後舉行如未經報明以為
奉有諭旨改造船隻督撫係地方大吏亦應奏報著楊
宗仁等將曾否報明及督撫因何不奏并有無裨益之
處據實明白具奏其郭維新兩次奏摺一併發往

又

諭順天府府尹京師廣寧門外向有普濟堂凡老疾無依之人每棲息於此司其事者樂善不倦殊為可嘉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立碑以旌好義爾等均有地方之責宜時加獎勸以鼓舞之但年力尚壯及游手好閒之人不得借名混入其中以長浮惰而生事端又聞廣渠門内有育嬰堂一區凡孩穉之不能養育者收留於此數十年來成立者頗衆夫養少存孤載於月令與扶衰恤老

同一善舉為世俗之所難朕心嘉悅特頒匾額并賜白金爾等其宣示朕懷並倡率資助使之益加鼓勵再行文各省督撫轉飭有司勸募好善之人於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處若可以照京師例推而行之其於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惻隱之心亦可感發而興起也

又戶部議覆淮關稅銀缺額著落經收官員追賠奉

上諭前巳將各關加增銀兩俱行裁去此項虧缺銀兩若

係虧缺原額即著落追賠若係虧缺加增銀兩應行豁

免著察明議奏

十一日條奏請改併衛所歸州縣管轄兵部等衙門

遵

旨議奏軍民户役不同歸併未便且武科甲出身人員專

選衛所守備千總若盡裁衛所必致選法壅滯應不

准行奉

上諭此事部議所見甚小况滇蜀兩省曾經裁減衛所未

聞不便今除邊衛無州縣可歸與漕運之衛所民軍各
有徭役仍舊分隸外其餘內地所有衛所悉令歸併州
縣飭令直省督撫分別詳悉區畫具奏其武舉武進士
作何銓選不令壅滯之處吏兵二部詳議奏聞

十二日

諭戶部朕惟錢糧固屬緊要而民瘼尤宜體恤聞有州縣
虧空錢糧百姓情願代賠者此端斷不可開虧空之員
未必愛民況百姓貧富不等斷無闔縣情願代賠之理

或係棍蠹勾連借端科歛或不肖紳衿一向出入衙門通同作弊及本官被叅猶冀題留復任因而號召多事之人連名具呈稱係闔縣願賠後官畏承追處分接呈入手即差役按里追呼名曰樂捐其實強派其為民累不淺嗣後紳衿富民情願協助者聽其自行完納其有闔縣具呈者即將為首之人治以重罪如府州縣官擅准派賠著該督撫查叅重處至因公那移之項依限全完定例准其開復嗣後督撫題報全完即給咨本官令

其隨本引見朕觀其人可用者即用如不可用以原品休致其年老及不願補官之人亦於本內聲明給還原職不必來京爾部行文直省督撫一體遵行

十四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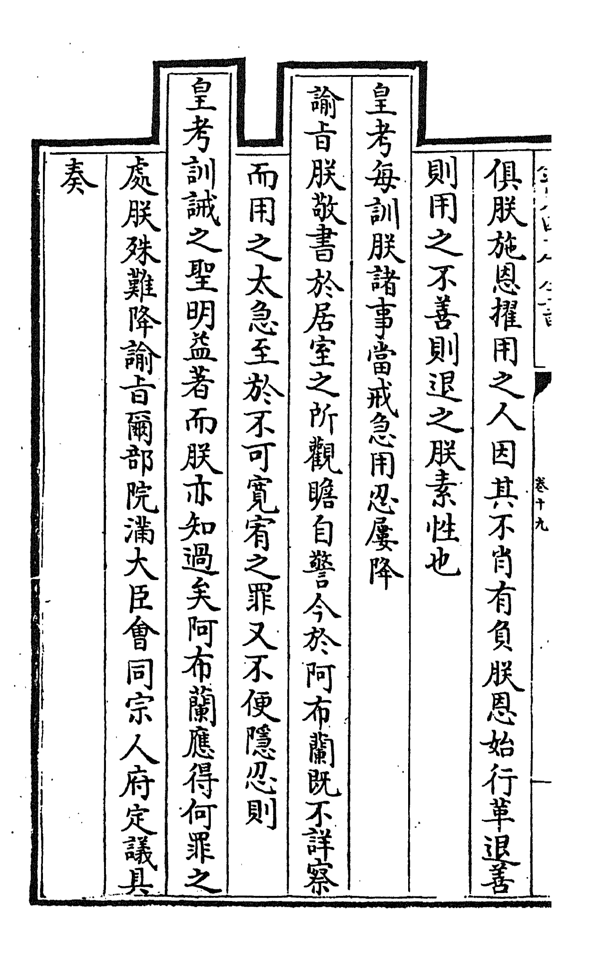
上諭阿布蘭雖係宗室朕素不深知在

皇考時伊於委任之事尚為勉力廉親王又於朕前保奏朕因特加殊恩晉封貝勒賞給佐領又令總理事務外人不知以為阿布蘭曾奏聞二阿哥碁書一事故爾擢用

不知礬書事敗阿布蘭尚自遲疑未奏係貝勒蘇努指使奏聞非其本心也阿布蘭自任用以來並不實心効力而且素行卑汚前大將軍允禵自軍前回時伊特出班跪接從來宗室公於諸王阿哥並無此例也宗人府建立碑亭翰林院所撰之文阿布蘭以為不佳另行改撰並不頌揚

皇考功德惟稱贊大將軍允禵擬文勒石朕即位後伊自知誣謬復行磨去辦理旗務每每徇私近參奏佐領一事

經朕交部查出曾傳示衆大臣似此罪惡種種朕是以交宗人府議處非有別意也若即將伊革斥衆人不知以為何以旋用旋斥遂生議論則是與廉親王封王時向致賀者云何喜之有不知死於何日之語相符矣朕若不將此詳諭爾等無論舊時王大臣即朕所用之廉親王怡親王阿爾松阿勵廷儀等亦人懷懼心矣如貝子允祹人甚平常朕雖加以殊恩封之王爵任以部務並不黽勉効力其性好事其行瑣屑再李英貴勒席恒



俱朕施恩擢用之人因其不肖有負朕恩始行革退善則用之不善則退之朕素性也

皇考每訓朕諸事當戒急用忍屢降

諭旨朕敬書於居室之所觀瞻自警今於阿布蘭既不詳察而用之太急至於不可寬宥之罪又不便隱忍則

皇考訓誡之聖明益著而朕亦知過矣阿布蘭應得何罪之處朕殊難降諭旨爾部院滿大臣會同宗人府定議具

奏

十六日

諭河南山東巡撫并沿河鎮道等官糧船關係甚重務須及時抵通豫省向因漕米截留並不留心河道漸至淤淺今糧船逾限未至此係爾地方官責任必須開濬深通使舟行無阻早到早回不誤抵次再南糧大米幫船亦為遲滯至今未過臨清爾等皆有催漕之責當協力趲行務令速得抵通將來回空之船方不致遲誤冬兑

十八日

諭漕運總督及直隸山東河南廵撫各省旗丁運糧進京沿途水次理應奉公守法乃數年前浙江湖廣糧船因懐挾私忿彼此爭鬬持戈放箭殺傷者多逞其兇頑肆行無忌又聞前歲之冬糧船守凍在山東地方竟行搶奪擾害居民去歲回空又聞強取百姓衣物此等皆大干法紀嗣後總漕若不嚴加約束禁止妄行仍然寛縱直隸山東河南廵撫即著轉飭沿河官弁不時稽察倘犯法為非即分别輕重按律治罪不得稍有徇縱推諉

以長刀風若有如從前爭鬬傷人及搶奪擾民之事該督撫即行奏聞請旨於彼地立刻正法决不寛貸可預行曉諭各省運丁知之

二十二日

諭沿海各省督撫提鎮戰船出洋廵哨最為緊要舊例地方官承管修造營員每多方勒索不顧州縣賠累地方官惟知交結營員囑其收受彼此俱有私心修造豈能堅固以致出洋船隻易至朽壞重修朕深知其弊欲改

歸營員修造使州縣無賠累之苦而於軍政似實有裨
益爾等可會同速行確議具奏若有不可行處不可迎
合強以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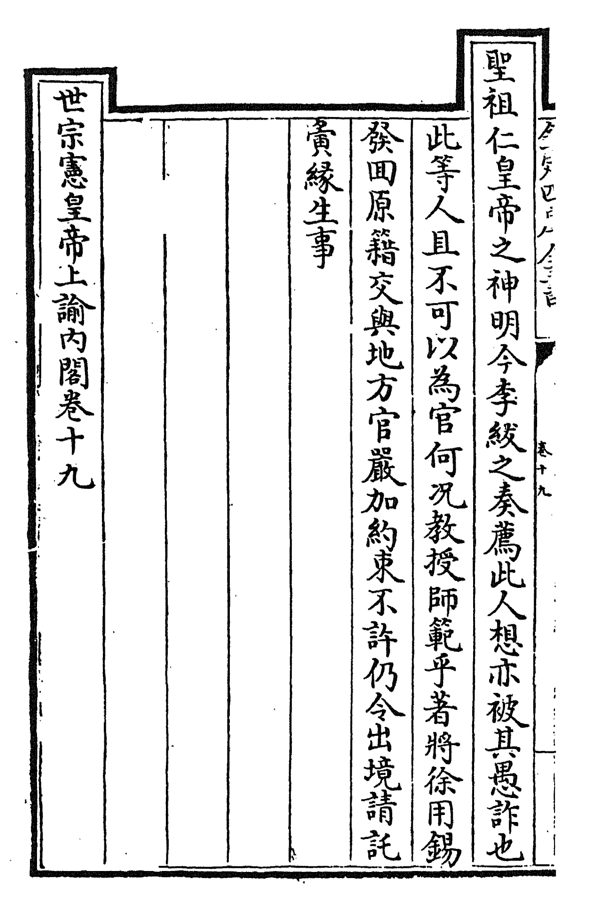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

諭工部九門石路損壞重車行走甚難爾部會同提督衙
門詳勘確估將九門應行修補之處挨次修理再西直
門外石路修至高糧橋其暢春園石路有損壞者亦著
修補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廣西廵撫李紱於赴任之前面奏請將原任翰林徐用錫帶往廣西暫為教授如劾力好保題府道等語朕從不知此人亦未聞其姓名因從其所請今訪聞此人乃外質内巧險僻小人當年大學士李光地被其所欺薦之於

聖祖仁皇帝用為翰林因招揺生事李光地又復認過劾奏隨即罷斥方黜革之日都中士大夫皆仰頌



聖祖仁皇帝之神明今李紱之奏薦此人想亦被其愚詐也此等人且不可以為官何況教授師範乎著將徐用錫發回原籍交與地方官嚴加約束不許仍令出境請託賁緣生事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十九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

雍正二年五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二日

諭戸部朕惟漕運關係甚大經費本無不敷而運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剋削所致如開兑之時糧道發給錢糧任意扣尅運丁所得十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兑

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啟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為名百計需索又過淮盤查私貨徒滋擾累究屬無益運丁浮費既多力不能支因而盜賣漕糧偷竊為非無所不至矣嗣後各省糧道給發錢糧不許扣尅分釐沿途武弁不許借端需索運丁除包攬抗違外所帶些須貨物亦無庸苛刻盤查至江浙船政同知經管修造糧船侵漁尤甚此官於漕政毫無裨益著即裁去爾部行文各督撫不時查察如有仍前需索等弊立即指參從重治罪

庶運丁漸有起色自必保守身家凛遵約束禁官弁之侵削即所以戢旗丁之刁悍也

又

諭兵部陝西人材壯健強勇者多騎射嫺熟勝於他省每科取中不過三十名而入學額數亦與他省不相上下額少人多不無屈抑自雍正四年鄉試為始西安甘肅武舉各加中十名其武童入學額數若通省俱加恐有冒濫照文童改學例令督撫會同學臣查明技勇最優

之州縣酌量數目奏請加額

初四日

諭刑部朕因朝儀不肅曾屢降諭旨嚴飭刑部司官李建勲羅植朝賀失儀此二人違旨大不敬本應立斬但念即位以來立心不以己意輕殺一人且係立法之初故令監候秋後處決以觀衆人知畏法與否若衆人仍不畏法秋後定行處決以為大不敬者之戒則此二人乃衆人殺之也後於獻俘之日見班行整齊祭壇之日亦

皆敬謹夫二人之可殺者欲以明法也今旣人人皆知
遵法是法已明矣則犯法之人可從寬宥乃衆人生之
也可將李建勳羅植免罪釋放勒令田籍并行文該地
方官勿令出境爾等將此旨交與内閣傳諭大小官員
知悉
又刑部等衙門奏鬬毆殺人之蘇林應否准其留養
請
旨奉

上諭蘇林著從寬免死減等發落存留養親例內雖有父母年老家無次丁應存留養親之條但兇徒特此有意傷人殊未可定已死之人亦屬可矜嗣後如此類存留養親之人視其所犯罪之輕重作何派其多出銀兩給與死者之家若不給與仍照原擬治罪之處著刑部定例議奏

初八日

諭兵部朕弘獎人材加意擢用各省武職有經引見者亦

有未經引見者爾部可行文各省督撫提鎮自副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緊要事務及曾經引見之員外將人材可觀素有聲名者每省陸續保送四五人輪流來京引見

又

諭內務府內府佐領渾托和下人分檔時派給各莊頭者以生齒日繁將來有錢糧不敷之患令往各莊服田力穡庶幾仰事俯育有資朕特念伊等生計故有此舉爾

等奉行不善竟似將伊等發遣者以致恐懼疑惑再莊頭等役使壯丁頗多暴悍非理嗣後如敢肆行凌虐者許壯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實止一二人則另撥與別處屯莊至四五人即將莊頭革退治罪著嚴行曉諭各莊頭等其分檔漢人內有欲歸民籍者著詢問伊等原主如情愿令其分檔家人為民則准其為民有欲撤回亦准其撤回

初九日

諭禮部兵部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稱安南國王黎維祹遣陪臣范謙益等賀登大寶貢獻方物並三年歲貢於閏四月初三日從廣西桂林府起身由水路進京等語朕因向來驛遞供應差遣多有騷擾曾降諭旨定例供給之外不許溢額應付今安南國王慶賀大禮遣使遠來長途勞瘁應加恩恤其經過地方一切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增加令其充足以示朕嘉惠遠人之至意

十一日兵部奏考試武舉應編立好字號奉

上諭依議考試武舉議定編好字號在京武鄉試朕派信任大臣考試嗣後各省武鄉試或以好字號取中或以文章好取中之處著於解部武鄉試錄内註明以便會試查對

十二日奉

上諭李元璽等一案係李元璽等新犯之罪刑部宜照伊等所犯之罪審擬具奏今覽刑部所奏將步軍統領衙門以李元璽為大光棍拏送舊案及遇赦寛免之處查

出一併叙入本内夫李元隆等原案與此新案毫不相涉乃刑部援引叙入朕不解其何意或以李元璽之罪曽經
皇考寬免亦欲朕將李元璽等寬免耶抑以從前步軍統領將李元璽等為大光棍送部之處俾朕知之即行正法即今朕若將伊正法則又經
皇考從前將伊寬免人必推原所由謂照步軍統領以大光棍拏送之故正法欲將弄權殺人之名歸於步軍統領

也令朕若不將伊正法又謂此係大光棍何以不行正法此明係以難處之事歸之朕躬欲以試朕也近日馬爾齊哈在朕前稱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譏朕不當察及細務其心欲朕不加詳察則伊等可以邀結黨與任意擅行夫古帝王明四目達四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故上下之情不致壅隔閭閻疾苦利弊無不周知古人云黈纊充耳前旒蔽明亦有所謂而云然也馬爾齊哈粗識數字便於朕前誦述古語並不想此上文為何句

亦不知此句出於何章妄行瀆奏註云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非君子之所重並非謂全不留心也如耕田播種乃農夫之事講誦訓詁亦屬文士之業若云不親細務朕又何用行耕耤詣學之典乎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而總攬萬幾全在一人之裁決但云委諸有司則六部之事付之六部為天子者惟有端默高拱而已豈不為逸但天下之事可以如此料理乎朕亦以刑部事件民命攸關所係非小務期明罰勑

法簡孚慎恤每案必詳審再三求其至當始愜於衷而欲朕付之不見不聞可乎若云有司則刑部尚書侍郎非大有司乎今所辦事件顛倒如此有司寧可恃哉馬爾齊哈向在各旗行醫朕以伊係行醫之人必然好生其為人似尚坦率即位後游擢刑部侍郎當感恩思報竭力盡忠以奉君上而猶不改舊習存從前分黨之念其始召見時即禮貌疎略絕無對君恭敬之意故一見之後總未令其獨進聞其在乾清門於大學士列倨坐

共食曾降諭旨嚴飭令其改過今又以曾子語譏諷朕躬設令朕或有不當何妨直陳其事冀朕採擇而為此隱約之詞狂妄甚矣其意欲殺身以成名耶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自返絕無過當朝廷清肅亦無弄權怙勢之人即欲成忠臣之名又何所憑藉徒喪其身命膺叛臣賊子之名為天下所笑而已總理事務王大臣皆

皇考素所信重遵奉

皇考遺旨輔佐朕躬非其願者咸懷嫉妒每以絕無影響之

事加之此皆有意擾亂國政造言生事者之所為也爾等心所不快之人輒欲借事巧傷朕確有成見豈為宵小所動搖乎如放砲放鳥鎗及扛擡鹿角者俱係八旗漢軍從前內府佐領下那爾泰趙昌善於放砲放鳥鎗

皇考因交與那爾泰趙昌管轄乃伊等遂具奏將步兵砲手鄂爾博之缺挑選內府佐領下人近朕以內府佐領下人如何可佔各旗分例勅諭八旗漢軍步兵砲手鄂爾博之缺一槩駁回各旗令內府佐領下戶口滋生繁庶

伊等俱支領錢糧若無錢糧難以養贍朕思國家錢糧何可止養贍無用之人其抄沒入官人等家口閒散無用者與其糜費錢糧養贍不如分給現有莊屯令其種地伊等得以餬口多取糧米而國家錢糧亦可儲備要務特勅下内務府大臣乃伊等不能宣揚朕意曉諭衆人無故歸怨總理事務大臣謂伊具奏將内府佐領無用之人一槩發往莊屯此與伊等何涉而歸怨之耶

皇考常言每事當防微杜漸朕服膺

聖訓爾等稍萌邪僻之見朕斷不能隱默也朕用人任使全出至公而來喜等無知小人議論謂朕聽用總理事務大臣等之言所用者皆係伊等親友伊等俱係

皇考簡用之人非朕即位後所特擢也今朝廷之上俱是

皇考時所用大臣朕豈有私乎馬爾齊哈係蘇努之黨觀其行事伊等結引黨與至今猶未散解朕屢申諭旨告戒諄切望伊等洗心滌慮將從前結黨儌幸之想悉行改除伊等自求生全身家可以永保若執迷不悟心懷二

三不竭力抒誠為朝廷効力則伊等自取死亡國法斷不輕貸馬爾齊哈不過一無忌憚小人衆大臣勿為彼欺惑如馬爾齊哈仍似從前狂悖諸王大臣隨見隨即拘拏具奏故特諭知除阿爾松阿馬臘到任未久與伊等無干將勵廷儀馬爾齊哈高其佩淶天相交部嚴加議處

十四日奉

上諭廉親王今日具奏貝子允禟事又將議處滿丕事一

併具奏謂之無心可乎再議處滿丕案內並不將總兵等官取供遽行草率擬罪向來定例有如此者乎謂非明知故犯可乎皆因前日朕於馬爾齊哈案內言及蘇努之故耳由此觀之伊等黨與尚自與朕為仇朕又豈可默默而已豈有數日一次擾亂朕心之理即曰無心亦必允禩身有獲罪於天之處冥冥之中有莫之為而為者從前審訊與允禩相面之張明德供出賴席普奇一案

皇考在乾清門降旨曰蘇努之祖阿爾哈圖圖門貝勒楚英

薨逝時

太宗特降諭旨云此人若在必亂國家大抵此一宗枝向日原有嫌郤即如蘇努於我父子兄弟骨肉之中讒譖離間暗中鑽營惟攪亂國家是務朕防之有年矣爾等其知之每事留意此

諭旨乃衆阿哥及諸大臣官員所共聞也朕即位之後於蘇努格外加恩晋封貝勒將伊子勒席恒委署領侍衛内

大臣朕寧畏懼伊等而善遇之耶亦冀伊等感朕寛大之恩遷善改過耳詎意如此加恩勒席恒不但並不感戴仍袒護貝子允禟扶同隱匿將所交事件故為遲延所降諭旨任意增減致大臣等難於辦理衆所共知也及朕將勒席恒派往西寧伊弟烏爾陳指稱武備院奏事入内於朕前顯露憤恨之容勒席恒係獲罪之人例不得奏請訓旨而烏爾陳將伊兄引入紫禁城内重弟兄之情輕君臣之義如此之人何可容留京師是以將

烏爾陳同伊兄一併發往軍前今蘇努以七十病故歸怨於朕退有後言為伊諸子及伊朋友之故與朕結怨是仍念伊等舊日黨與擾亂國家之心毫無悛改也蘇努不可留在京師煽惑衆心著革去貝勒其屬下佐領著撤回存貯公所止留伊之府佐領著伊同在京諸子於十日内帶往右衛居住到彼若不安静自守仍事鑽營差人往來京師定將蘇努明正國法

十八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從前曾傳諭外省文武大臣等凡
陛見來京不必進獻一切物件朕近日調鎮協等官來
京引見特欲識其人詢問地方事務理應單身速來不
可帶食物進獻今總兵官顏光旿來京仍帶食物不合
嗣後著永行禁止曉諭各省大臣

又

諭直省總督巡撫前四川巡撫蔡珽題報重慶府知府蔣
興仁病故本到朕聞蔣興仁之死乃係自盡特降諭旨

令蔡珽明白回奏蔡珽不知愧悔而回奏之語仍復支吾令署撫塞爾圖確查具奏朕向聞有職官自盡而多稱病故含糊完結者夫一介小民偶有此事亦必報明官長詳察情節焉有身叨一命之榮而輕生若此必有萬不得已之情或係本人犯法畏罪或被上司逼勒或受同事欺凌斷非無因豈容草率含糊以逃國法嗣後大小職官若有此等必令督撫據實具題明白歸結若本家隱匿不報則將子弟及親族人等重治其罪若該

管官員脅制更改或隱匿不報亦重治其罪倘督撫失於覺察或被旁人告發或被科道糾參將該督撫一併嚴加議處爾等即遵諭通行各屬知之

十九日

諭九卿先儒從祀

文廟關係學術人心典至重也宜復宜增必詳加考證折衷盡善庶使萬世遵守永無異議爾等所議復祀諸儒雖皆有功經學然戴聖何休未為純儒鄭衆盧植服虔

范甯謹守一家言轉相傳述視鄭康成之淳質深通似乎有間至若唐之陸贄宋之韓琦勲業昭垂史冊自是千古名臣然於孔孟心傳果有授受而能表彰羽翼乎其他諸儒是否允協以及宰予冉有增置博士之處著再公同確議務期至當不易具奏

又

諭四川陜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

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為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為之指使或縁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横行此輩粗知文義為之主文辦事教之為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為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

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

二十日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七十馬爾齊哈常明等皆黨緣妄亂之人伊等俱廉親王之黨七十原為阿靈阿謀主各處鑽營阿爾松阿視為恩人在戶部時專主戶部之事今在刑部又專主刑部之事凡小有材者俱引誘入黨愚懦之流俱恐讋入黨常明業已正法伊等俱在八旗王

大臣并近侍人家或用逢迎或用離間如此暗地鑽謀者尚有數人但不遇事發朕亦不深究伊等畏懼悛改則已若仍固執不改伊等斷不能掩朕之耳目必將伊等正法七十自許墅關差回京隱匿半年任内多收稅銀數萬朕俱寛宥止令出銀數千兩與朕弟莊親王偕理府第理應踴躍効力乃竟不感戴寛宥之恩並不上緊全完未完之項至今不肯交納且又造言怨望因此莊親王具奏朕著莊親王將七十圈禁伊府内令其交

納無論何人求爾爾即奏聞七十仍復怠玩反營求裕親王差蘇克肫囑託布達世照看朕御極之初即諭諸王大臣曰彼此結黨互相戕害甚屬惡習爾等當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惡者惡之是非畫一則奸黨無自而起善者朕所嘉美爾等若一體嘉美之則其人愈加鼓舞以向於善他人亦企慕效法之矣惡者朕所賤惡爾等若一體賤惡之則其人無地自容亦可望其悔悟悛改矣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朕雖未能為仁人羣

臣當輔朕以成仁人果能盡言規諫朕並無所拒抑也昔日

皇考時凡被譴責之人其人轉似建立功勲頓加榮耀衆皆隨聲附和稱為寃抑素有仇者亦解其仇素不識面者轉成相識本人亦忘其有應得之罪隨衆自稱寃抑誠為惡習人臣事君當同徳同心協力和衷乃國家之福如果遇桀紂之君不得已亦當為王子比干之事既不能致身盡忠直言進諫又未遇桀紂之君何故競效此

最下惡習有何益乎朕甚不解其故孟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如象之弟尚且如此况君臣之義乎瞽瞍爲父舜號泣於旻天而底豫者誠之故也今君若罪及無辜濫用宵小既不能於君前矢忠進諫惟退有後言徒令我朝君臣貽笑於天下萬世而已豈非至愚極陋令將是非所在聽君上之自爲王大臣等專擅行私於下可乎如此則意見不合者不得已各自爲黨矣欲除朋黨之源舉國内外共爲一心既爲一心則是非與子一

人同之朕有過誤大臣盡忠諫諍朕若不能用其讜論鑒其忠心即桀紂之君也大臣即效王子比干之所為亦足垂名於萬世矣何故行此無父無君小人之行朕在藩邸甚惡此風斷不為其所染廉親王至今與朕結怨亦即此故今廉親王之意不過欲觸朕之怒多行殺戮使衆心離散希圖僥倖成事耳雖然伊不過作此妄想豈能如其願乎古人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皇考每以此語特指廉親王言之即今朋黨之人尚猶未息

即如抄沒石文桂家産時大學士馬齊不知從何處得信於先一日晚間密告之俾得預為之地伊係

皇考任用大臣年高如此豈宜如此行事此乃不知君臣大義之輕重效法衆人惡習所致誠知大義即父子豈可相顧此等之事難以枚舉如七十等貪緣妄亂之人若不將幾人處斬則法不能行理應將七十即行正法現今審理搜查家産俟查完之時著阿爾松阿馬爾齊哈奏聞七十著革職拏交阿爾松阿馬爾齊哈聽其作何

處分阿爾松阿馬爾齊哈即往七十家查其家產雖細微物件不得藏匿阿林保布達世亦往協助其所查之家產仍給莊親王為修府之用諸王大臣等此後專心一志輔翼朕躬成全仁人之名同好其所當好同惡其所當惡如仍固執不改各為一是非朕亦不得不加誅戮今青海之人弟兄骨肉相殘貽人恥笑若必致朕誅戮宗室有何好處爾等謹識朕言實心奉行以副朕好生慈愛之至意此事可遍諭八旗文武大臣官員知悉

又

諭禮部內廷太監及王公家太監之為民者率多在京居住此輩最好生事不可容留京城此內有六十五歲以上情愿住於京城者聽其居住餘著回籍嗣後有年未及六十五歲之太監內有曾經効力因得殘疾而為民者若情愿在京居住令總管太監奏聞此外令領取部票各回本處居住王府太監為民亦令報部領票回籍著行文該地方官嚴查回籍太監如不在本籍居住或

往別省者該地方官一併從重治罪

二十二日奉

上諭裕親王保泰素行卑污而遇屬下人又甚嚴酷都統等俱畏懼之遵伊之言而違朕之旨此非國家美事也若將為國家効力人員留伊屬下甚是可惜且凡事掣肘朕不得其力殊屬無益正卿孫珠糧道徐麟員外郎布蘭泰倉城守尉禪岱等俱朕所知之人著將伊等俱調在上三旗其近族俱著查奏再郎中薩哈齊主事色

赫禮巴顏泰察拉雅圖著該衙門大臣帶領引見另降
諭旨王屬下之中書筆帖式等內有年力精壮人材可
用能知自愛可以上進者該大臣亦一併帶來引見著
將此旨徧諭有屬下之王貝勒貝子公等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王府佐領分出之人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理
尚可若以旗分之人湊集編設佐領令其兄弟子姪管
理朕意以為非宜雖係兄弟子姪亦各有定分宗室等

豈可將人之定分佔據乎凡此等處應行區別宗室之
為鎮國將軍等職乃伊等分內之事一為佐領竟成諸
王之屬下矣其宗室覺羅佐領惟朕可以役使若在王
等門下以供使令王等既難自安且多掣肘之處理應
置之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況閒散宗室內亦有統轄
旗分佐領者王公理宜統轄屬下閒散宗室豈宜統轄
屬下乎似此者亦應撤出置之公中王等果能為國宣
力著有嘉行朕自將佐領添增賜給再公等之長輩宗

室欺侮幼輩擾累伊等屬下之人視為泛常公等亦不

能相抗任其所為其屬下人等念係本公宗族亦不便

於首告或千百之中僅有一二發覺耳其無辜受累者

甚多伊等行輩雖卑亦係統轄屬下之人時其輩長而

欺侮之可乎擾累其屬下之人又可乎將此著宗人府

一併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朕從前並未認識七十但聞其行止今又適遇此事

七十常明馬爾賚哈等在王大臣家往來鑽營不但朕知之舉國誰不知之七十在部中專主事件平日又不安靜今大臣等因朕一時之怒請將七十正法朕若日後追悔大臣等亦不可當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三法司秉公詳議具奏如有不便畫一之處各抒所見另議具奏若不秉公議奏即是負朕之恩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德寧蒙

聖祖仁皇帝擢至大臣之列身沐

聖祖仁皇帝隆恩毫無圖報之心悠忽玩愒揑稱足疾希圖

推諉並不効力行走深負

聖祖仁皇帝簡用之恩且素行不端不安本分鑽營允禵命

伊子永端在軍前跪求允禵欲在侍衛內行走永端既

願與允禵効力著發往允禵處令跟隨允禵再德寧前

往江南時多方網利飽其私槖家道遂以殷富又聞伊

曾有强佔人家產之事爾等可將伊家產查明抵補其

虧空酌留伊餬口之資其餘查明應行給還之人定議具奏德寧身為宗室而肆意夤緣請託有玷天潢似此怙惡為非若不加以懲創仍令寬然自給則衆何以知儆戒也

二十九日

諭工部等衙門閶前三門外溝渠壅塞人家存水街道泥濘行路艱難如有積水之處作何疏通毋使居民受害爾衙門查明奏聞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一

雍正二年六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

諭刑部向來盜案有滾案之弊強盜被獲審實定罪者於別府州縣或隣省未結案内賄囑他盜供稱同夥官即關提質審一案甫畢一案復起名曰滾案展轉相連動

歷年歳或更中途脫逃遂使已結之案終歸未結刼殺大盜借此支延無所畏懼而州縣轉喜此等供扳可為獲賊過半之地附會了事此弊不除無以鋤莠安良爾部定例議奏

初五日宗人府奏管理禮部事務貝子允祹誤寫妃姓將允祹革去貝子降為護國公照例留三佐領其餘佐領俱行歸公又因誤禁寺廟燒香人等議將允祹革去辦理禮部事務又因儀注内遺漏清文允祹

無可罰之俸應無庸議三案折本內閣覆奏奉

上諭允祹原係器小庸劣之人前尚守其無能謹愿可憫

後漸詡其才識自以為能改易其心自孫國泰之事以

後凡辦理事務往往悖謬卑汚不堪不能勝禮部之任

若仍留在禮部其餘大臣官員受伊妄為之累屢獲罪

譴允祹著革去禮部任其禮部事務著裕親王保泰辦

理理藩院事務著隆科多兼理今覽議處允祹三疏或

失之重或失之輕此三事著交回宗人府一併再議具

奏

又直隷廵撫李維鈞奏捕役王福等誣指張七為盜照例治罪又福建廵撫黄國材奏呉道遠等以鳥鎗傷許招等三人斃命應分别斬絞刑部俱議駁具奏奉

上諭刑部議駁二本特故尋廵撫李維鈞黄國材之隙耳廵撫李維鈞因張七審非此案正盜將捕役王福等擬罪具題部内議稱憑何質証即信張七等非此案正盜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加詳審並查故出故入之承審

各官治罪等語此事從前該縣雖曾將張七等審係正盜經知府徐琳駁回再審知非此案正盜因而改正有何可駁之處至於巡撫黃國材將鳥鎗傷人之吳道吳保等擬以斬絞具題部議稱吳道吳保以鳥鎗致死人命情同罪異等語吳道係鳥鎗傷人胸膛登時斃命吳保係鳥鎗傷人左腿回家身死且許招曾率領族人尋毆吳保謂之情同罪異可乎此等駁議非有意尋隙而何馬爾齊哈自五臺回奏稱直隸盜賊潛匿朕降旨詢

問李維鈞俱係無影響之事此定係馬爾齊哈屯莊親族在直隸地方李維鈞並不照看約束嚴緊因此懷恨將伊所奏事件漫行搜駁部内係總理各省事務之地宜揆情度理將應駁者駁回應行者准行方是若將應駁事件不行駁議是屬徇私應行事件妄行駁議是屬攬權太過不可不及亦不可從前刑部駁議數事朕曾降諭旨以為甚是伊等遂開妄駁之端今伊等若因此諭旨遂於應駁事件亦不駁議朕必仍著議處此二本

著發回俱照該撫所題議奏刑部堂官交部察議具奏
阿爾松阿馬臘到任未久著免議俟過一年後事有情
弊再將伊等一併察議
初七日戶部奏江寧安徽福建陝西四省未完民欠
與
恩詔年久應免之條相符者俟
旨豁免奉
上諭此事部議自康熙十八年至四十五年止舊欠銀米

等項豁免著將五十年以前舊欠銀米等項俱察明豁免議奏

初十日

諭戶部八旗給放米石原係七月開倉今年因有閏月恐食米人衆不能接續故特施恩令六月開倉給放但放米原有限期現今雨水之際車價必貴若依定限催促衆人領運則車價多費而時又暑熱今既已開倉仍照常給放外其有願俟天晴路乾領米者不必催促六月

開倉不在限内仍照七月開放之限將此傳諭八旗及
該部倉場侍郎
十一日
諭禮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理朕以誠心祈禱猶
慮
上天不即感應乃一應人等任意設壇觸犯鬼神聚集不肖
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各存誠心
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

經求雨尚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衆治罪該部即通傳八旗五城嚴行禁止

十二日

諭大學士王頊齡在廷諸老大臣皆

先帝掄擢培養畀之朕躬以贊不逮能不眷之况卿學識優達品行端安增重巖廊年雖耄耋體常康寧令力辭禄位朕弗忍焉即不獲已而諒闇之年卿其可不强事耶蓋一日之留勝千里之睽也卿當少安體朕眷舊之至意

又

諭內閣諸老臣皆係

皇考簡用畀朕之人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大學士王頊齡著仍在內閣辦事但伊係年邁之人或身力疲倦不能支持間時行走可也朕手書諭㫖爾等給與王頊齡

又刑部將毆斃家人之護軍九哥照例定擬具題奉

上諭覽九哥毆斃家人達子一案達子並無兇惡別情只緣酒醉之故伊主即行毆斃殊屬暴戾九哥著枷號三

個月鞭一百達子之母與伊妻所供之詞甚屬可憫俱著從伊主家開放嗣後遇毆斃家人事件詳其情罪分作三等定例議奏刑法者上關

天和下係民命實為治之要也朕御極以來讞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所以體

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必加毆責甚至傷體斃命以致奴僕畏懼逃遁者頗多奴僕至於背主而逃即緝拏追獲亦難信任使令夫

奴僕雖賤彼亦人子況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致其無容身之地耶朕於刑部成獄除強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畧有可恕者俱行寛免從未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殺一人臣下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且奴僕奔走服役勞苦殊甚兼其質本愚昧易獲過愆全賴上人之矜恤原宥即有酗酒為非之人雖應加懲治亦不宜過重致於死地以逞一時之憤暴該部即行文曉諭八旗嗣後務

宜待下以寛不得擅自毆死家人以副朕仁愛生人之
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准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生員陳為
翰打死何壮深擬絞監候秋後處决奉
上諭此事尚未審得實情何壮深係陳為翰種地交租之
人斷無先動手打陳為翰之理陳為翰定係恃衿倚仗
威勢將何壮深踢死此事著交與廵撫李紱務必審出
實情具奏若不審出實情朕必另行遣官往審再將陳

為翰考取增生之學道與現管之教官一併查奏從前
朕因僧人係皈依佛教行善之流豈可毆人致死曾特
降諭旨著定治罪之例夫皈依佛教之人尚不可任其
毆人致死況在聖門讀書之人乎既讀書而欺凌百姓
毆人致死實大有玷於斯文不可照常人例論嗣後有
生員欺凌百姓毆人致死者作何加等治罪之處該部
會同九卿定議具奏

又

諭膳房凡粥飯及肴饌等類食畢有餘者切不可抛棄溝渠或與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則哺猫犬再不可用則晒乾以飼禽鳥斷不可委棄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

十四日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條奏州縣耗羡銀兩當解司庫以憑大吏分撥奉

上諭此事著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靜氣秉公持正會議具奏少有一毫挾私尚氣阻撓不公者

國法具在斷不寬宥著各出已見明白速議具奏如不能畫一不妨兩議三議皆可

十九日

諭吏部直省督撫統轄屬員必中正和平推誠體察屬員有一善則奬勸誘掖以成之其微瑕小疵於事尚無大碍則多方訓導使之省悟至怙過不悛即據實題叅如此始能激濁揚清於地方有益若妄自尊大暴戾恣睢甚而一言不當即加叱辱如四川巡撫蔡珽慢罵屬官

以致重慶府知府蔣興仁憤激而死似此褊急任性不惟有乖大臣之體且恐屬吏相率顧畏阿順取容氣節一壞欲其建立功名安可得乎爾部行文各督撫須仰體朕意正已率屬虛懷待下即檄行申飭亦無慢駡之理至尊卑相見尤有一定之儀毋得倨傲致長謟諛之風其部院堂官亦當和衷翕受待屬員以禮始不負朕委任之意

二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七十應即正法奉

上諭七十甚屬妄亂應即行正法示衆但朕自御極以來除强盗故殺謀殺人犯外並未降旨特殺一人七十雖應處斬亦不足以當朕之初命正法之人常明之惡甚大

皇考亦未加戮但行發遣後因在發遣處仍復妄行始行正法七十著從寬免死僉妻子發往三姓地方若感朕再造之恩在彼安分自守則已倘不改舊惡仍造言生事揺惑彼處官兵妄作妄為則是伊自殺其身也不可以

其地遠謂朕無間此諭旨亦著曉諭七十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為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屬下人已諄諄降旨議定條例想王等必傾心敬遵矣凡府佐領下人有用於部院者亦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為國家得人起見奬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効是亦門戶之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尅錢糧妄取財物伊主顏面置於何地今如王成勲只一州縣伊主星尼只一公

爵尚如此勒取數千兩若官大於此而屬於王府者尚可問乎將王成勲事遍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嗣後仍不悛改猥瑣不堪將國家公事漫不關心類此再有三事發覺朕必將五旗府佐領下人一槩裁革永不敘用爾時王等莫怨朕躬乃爾等自取也

又衍聖公孔傳鐸奏報闕里

聖廟火災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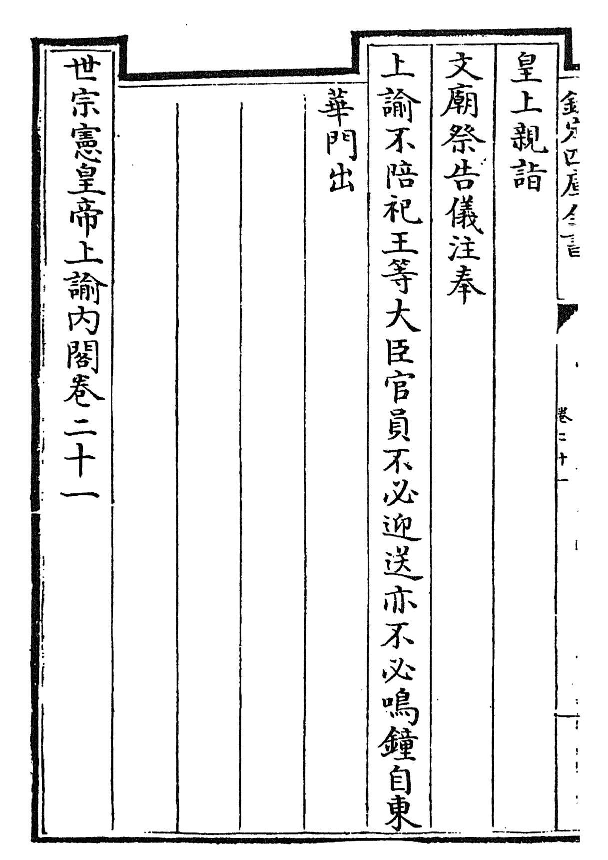
上諭據奏

先師大成殿以及兩廡俱被火災請出
聖像牌位新建崇聖祠幸得無恙等語朕心驚惕不安朕
惟
孔子道高德厚為萬世師表所以維世教立人極者與天
地同其悠久朕臨御以來思極尊崇之典用申仰止之
忱今闕里
聖廟被災豈朕尊師重道之誠有未至歟朕在諒闇之中
素服齋居無庸更事減膳撤樂惟謹擬親詣國學

文廟虔申祭奠宣讀告文以展朕跼蹐不安之誠先期齋戒二日於二十七日不設鹵簿朕隨身素服前往諸王大臣官員陪祀者亦皆常服從事仍遣官馳赴闕里祭告以慰神靈幸新建崇聖祠無恙

聖像神牌不至露處朕心稍寧遣工部堂官一員會同該撫作速計材料工擇日興修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將親詣行禮該部遵旨速行

二十七日禮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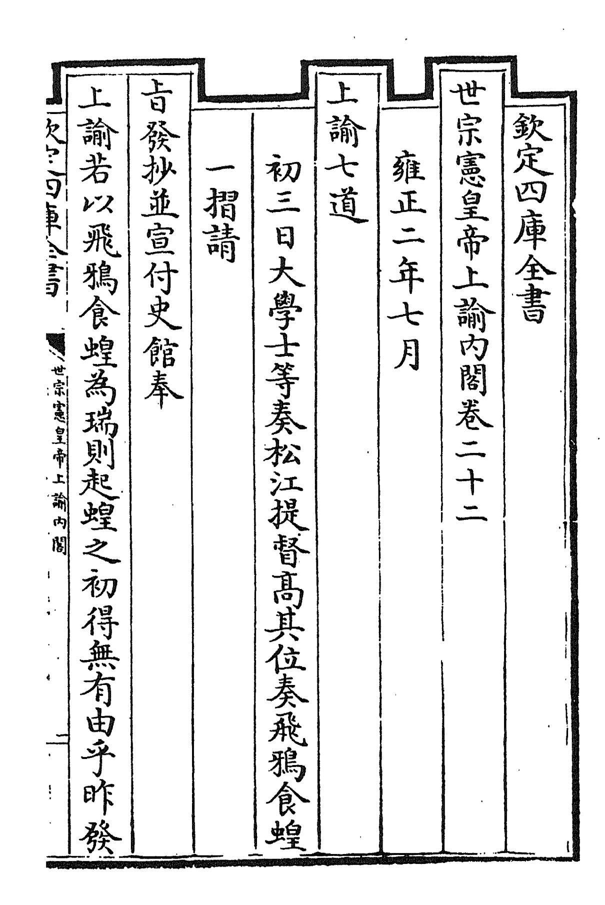
皇上親詣

文廟祭告儀注奉

上諭不陪祀王等大臣官員不必迎送亦不必鳴鐘自東

華門出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一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二

雍正二年七月

上諭七道

初三日大學士等奏松江提督高其位奏飛鴉食蝗一摺請

旨發抄並宣付史館奉

上諭若以飛鴉食蝗為瑞則起蝗之初得無有由乎昨發

下奏摺與諸王大臣看者誠恐爾等體朕憂民之意不釋於懷故將蝗不成災之處令衆知之非以為瑞也其發抄及宣付史館不必行

初四日

諭直省督撫引見月官內經朕改調人員特因地方緊要觀其言動舉止人似可用者調用記名然必俟任事後方可定其賢否若督撫不實心訪察而因朕一時稱許遂爾優容任其恣意行事可乎再揀選命往各省人員

督撫亦不可因係揀選之人聽其妄為不行糾叅此等人係朕特用必當益加勉勵實心愛民方不負簡拔之意倘任意放縱有玷官箴便當從重治罪嗣後督撫題叅官内有此等官員著將原係奉旨調用或揀選命往不思報効辜負擢用之處於叅本内聲明

初六日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條奏提解火耗奉

上諭高成齡提解火耗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

靜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亦屬平心靜氣但所見淺小與朕意未合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然非可以公言也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在州縣而加派横徵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縣以致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

有所瞻徇而不肯叅奏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

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

縣乎爾等奏稱火耗分數不可不分別酌定朕思一省

之內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大糧多之州縣少加

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火

耗不定分數倘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時則酌量可以濟

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則耗羨即可減矣又或偶有不肖

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矣若酌定

分數則將來竟成定額必致有增無減此火耗分數之不可以酌定者也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現今州縣徵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縣皆知重耗無益于己孰肯額外加徵乎是提解火耗既給上下養廉之資而且留補虧空有益于國計若將州縣應得之數扣存於下勢必額外加增私行巧取浮於應得之數累及

小民况屬之督撫顯然有據屬之州縣難保貪廉此州縣羨餘之不可扣存者也又奏稱廵撫諾岷清勤敏幹布政使高成齡操守亦優應令二人盡心商確不致流弊於山西省内照所奏試行此言甚非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爾如以為可行則可通之於天下如以為不可行則亦不當試之於山西譬如治病漫以醫藥試之鮮有能愈者今以山西為試行之省朕不忍也况天下撫藩豈盡不如諾岷高成齡而謂二人獨能行

之乎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朕謂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時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藥病愈即止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漸減矣爾等所議為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

向又朝廷之與百姓原屬一體朝廷經費富足民間偶遇歉收可以施恩賑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是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撫有如諾岷等不避嫌怨實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羨餘絲毫不能隱匿又孰敢此外多取一錢以干罪戾乎朕於臣下期望甚殷即州縣官員亦冀其爲皐夔稷契自此各加勉勵勿侵蝕國帑勿貪剝小民各省火耗自漸輕以至于盡革此朕之願也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若令再議爾等

必遵朕諭議覆准行朕亦不能保其將來無弊否也各省能行者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强可將此諭旨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内閣

初九日

諭吏部遠省州縣員缺部選官領憑赴任必需數月甚而懸缺日久署印屢易其官以致遺誤地方者不少若將揀選舉人選期尚遠者挑選命往各省聽候缺出委用署事至應選時仍來京候選庶遠省署事不致乏人於

吏治有益爾部可定議具奏

十三日都統世子弘昇等議覆丈量查哈兒右翼四旗地畝奏

上諭誠親王及允禵皆係鑲藍旗伊等馬厰在正黃旗地方不合限三年內令其搬移或有不能搬移之處令伊等自行陳奏弘昉乃一閒散宗室設立馬厰無用原是御馬厰分出著仍歸併御馬厰再黃河岸一帶有撥回歸化城地畝一百六十頃著賞給右衛兵丁暫停徵賦

應於何年起科著將軍吳禮布定議具奏

十六日

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初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為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

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

聖心每分別門戶彼此傾陷分為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無知之流不入于此即入于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立深

以朋黨為戒不入其内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内今日何顔對諸臣降此諭旨乎
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欲保全爾諸臣名節故
命朕纘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之福者皆我
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並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寶位爾等亦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于朝廷公事則

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令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戶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常訓誡行事共求當理諸臣不負朕心則朕可不負

皇考付託之重朕之不負

皇考全在爾諸臣之共相贊成朕為天下之令主也諸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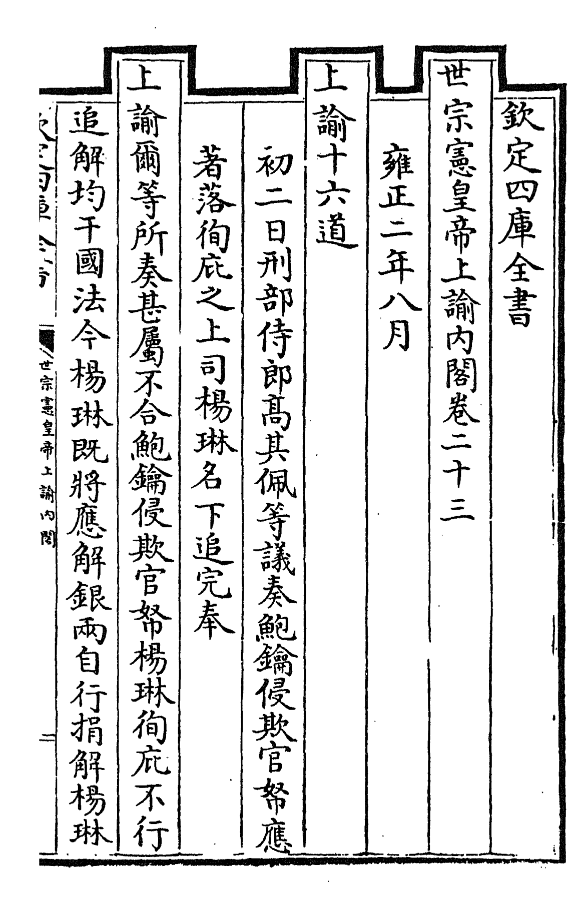
負朕朕豈負諸臣乎朕之用人加恩容有未當之處或不能保其將來至於治人以罪無不詳慎或寬貸之處人有不能知者即下一嚴旨亦求至當從未隨意輕加呵斥如七十之惡亂舉國皆知發遣在道竟寬其械繫臨行時王大臣內多有贈遺此朋黨未消之明驗也夫朕用一人而非其黨者嫉之罰一人而是其黨者庇之使榮辱不關於賞罰則國法安在乎嗣後朋黨之習務宜盡除爾等須捫心自問不可陽奉陰違以致欺君罔

上悖理違天毋謂朕恩寛大罪不加衆倘自干罪戾朕雖未必盡行誅戮或千人之中百人百人之中十人爾等能自保不在百人十人之列乎書云禹拜昌言朕即效昌言之拜以求爾等斷絶黨私同心輔佐盡誠極言勿使朕躬有過此朕所厚望於爾等也凡人於朋友箴規尚不可背況君臣大義耶爾等當上念朝廷任用之恩下為身家子孫之計各勉之慎之

又

諭刑部嗣後具題案内官員人等有一人於兩案犯罪一案罪輕先行題結俟後案審明從重歸結者至後案從重題結之日仍將前案所擬輕罪罪名叙入於後案内然後再引本案所犯重罪按律例定擬如前案已擬重罪後案罪名輕於前案者至後案題結之日亦必將前案所犯重罪罪名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再有數案犯罪者亦必將各案所擬罪名俱簡明叙入最後題結本内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二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三

雍正二年八月

上諭十六道

初二日刑部侍郎高其佩等議奏鮑鑰侵欺官帑應著落徇庇之上司楊琳名下追完奉

上諭爾等所奏甚屬不合鮑鑰侵欺官帑楊琳徇庇不行追解均干國法今楊琳既將應解銀兩自行捐解楊琳

之事已完況令楊琳已經身故若仍將鮑鑰名下應交之利銀向楊琳家屬名下追取是鮑鑰奸玩之徒反得安然無事殊非法紀之平其鮑鑰原借本銀六千餘兩法應照追據奏有交剩及變價銀六百餘兩准作鮑鑰應交本銀其利銀盡行寛免著移咨刑部將鮑鑰枷禁該城門上俟其完交本銀之日該部奏聞釋放

初三日諸王大臣等奏蒙

恩頒賜

御製朋黨論敬謹實心奉行奏入
上命近侍恭設香案
名諸王大臣進見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未知衆意僉同否抑出於二三人之意而衆人附名同奏者歟今爾等既稱衆意僉同朕心深為慰悅爾諸臣但能如陳奏之言實心奉行不但
宗廟
朕之福即

社稷之福亦爾諸王大臣之福也朕受
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繼登寶位朕之身上承
祖宗之大統為天下臣民主爾等應以大統視朕躬不應以
昔日在藩之身視朕躬也若朕居心行事有一時一端
少存當日意見即朕自輕其身爾諸王大臣若尚存當
日之見是豈知君臣之大義乎若因中有私心尚懷疑
畏則又不知朕之甚者也朕在藩邸時光明正大不立
黨援為

皇考洞鑒是朕所行已有明效爾等即當以朕躬為法也朕四十五年之内旁觀甚明在朝諸臣豈能無一瑕疵朕俱寛宥時時諄切訓誨冀其改過自新今日諸王大臣既在朕前僉稱共矢公誠並無異念此言

天地

祖宗實鑒臨之廉親王允禩即代朕焚香以告嗣後爾諸王大臣等果能同心奉公協力襄贊

上天必加默佑不但身受厚福餘慶且及子孫若或心懷異

念退而違背禍必隨之豈能倖免乎朕惟望爾等一德一心輔佐朕躬為天下令主若朕行事偶有闕遺爾等或面折廷諍或密封陳奏朕必嘉納至諸臣中有誠心為國者衆人當重禮優待之其有心懷二三者當儆戒愧勵之以期君臣交勉共臻上理庶今日諸王大臣所奏不徒託之空言也願爾等共勉之

初四日

諭禮部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内外簾官子弟理應迴避但

跋涉數千里志切觀光旣至京師不得與試深為可憫
朕於上科特降諭旨另行考拔然此只可暫行不便著
為定例令科凡官員入闈者其子弟著一體應試將試
卷另封進呈朕派大臣校閱遴選庶人才不致屈抑至
於闈中謄録試卷弊端甚多其有賄囑者則書寫精工
否則潦草舛錯致悞佳文著知貢舉及監試御史嚴行
申飭其謄冩不工者必重加責懲令其重寫並令對讀
官嚴飭各生悉心校對勿使字畫錯誤倘外簾官失於

查察日後發覺將該管官員一並嚴加議處

十一日奉

上諭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屬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令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派兵若干用船若干並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丁之處怡親王會同拉錫朱軾張廷玉蔣廷錫詳議具奏

十二日

發下密摺条奏浙江巡撫黃叔琳徇庇鄉紳陳世倌將
民人賀懋芳立斃杖下又前審理湖廣鹽務曾受商
人吳雨山賄賂伊弟巡視臺灣御史黃叔璥回京時
路過浙江縱僕騷擾地方三案奉
上諭黃叔琳前差江南主試及任吏部侍郎時聲名頗好
故用為浙江巡撫自命下日屢次名見觀其神氣頻異
言語浮泛跪聆朕一切訓旨總不安詳凝神敬聽彼時
朕即疑之自到任後舉薦不公敷奏不當所条屬員皆

朕訪聞諭知者並非出伊本意而伊即借此以邀名况密摺奏請之事件件支離兼多請託在廷諸臣先行奏聞而摺隨繼之此等作用徒自取罪戾耳何能搖惑朕之主見也朕自黄叔琳抵任以來從未以其所行為是頻降嚴旨竟置若罔聞屢次向廷臣論及今覽此奏則朕所見不謬矣豈可因朕之誤用匪人勉强姑容貽害地方也朕意此奏大槩真確事雖屑小然初任即如此肆志將來放縱何事不可為大負朕之任用黄叔琳著

解任佟吉圖著署理巡撫印務將朕所諭一切任內之事著黃叔琳明白交代佟吉圖其陳氏僕人黃叔璥兩案與罷市三次情由著將軍安泰佟吉圖從公嚴察審明具奏吳雨山一案著李周望塞楞額噶爾泰嚴審定擬具奏此三案承審諸臣若絲毫瞻徇情面朕必治以重罪黃叔璥亦著解任往浙對理似此存私不法撫臣都中人人共聞有憑有據而科道徇情不言反將諸岷等秉公任事之人無影無響風聞彈劾如此是非顛倒

公私不辨甚溺諫官之職大負朕之所望也著都察院

齊集該衙門官員問明回奏

又

諭刑部朕君臨天下常願無一夫不獲其所今年直隷河

西務堤水畧覺漫溢江西亦有一兩縣水發江南海嘯

與浙江起蛟之處亦皆不成災其餘直省各州縣以及

口外用兵地方俱田禾茂盛五穀豐收億兆樂生遂性

咸受和平之福而秋審朝審情實重犯罹於典刑雖其

本無可赦然朕心深為軫惻爰體
上帝好生之心著將今年情實人犯停其處決以副朕欽
恤至意

十四日奉
上諭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以生全物得
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即鬼神
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豈神道設教
哉蓋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

卭陵大而川嶽莫不有神焉主之故皆當敬信而尊事
況海為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為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
以望秩於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
愚民昧於此理往往信淫祀而不信神明傲慢褻瀆致
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即稍有不
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
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溢浙
江又報海寧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隄防致傷

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天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絶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在乎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顧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天意亦願爾百姓共凜此言内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昭事而不徒尚乎虛文人意即神

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鄉一家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地方官家喻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

又

諭吏部凡官員虧空錢糧倉穀該管上司失於盤查自應革職分賠但定例虧空官員審無侵欺入已之項勒限一年內賠補全完准以原職補用而失察革職之上司

轉不得與本官一體開復似屬可憫嗣後虧空銀穀限
內全完例應開復者該督撫查明原參失察之上司一
併題請開復爾部即行文直省督撫遵行
十八日
諭都察院嗣後外省督撫有懷私背法逞威如蔡珽之逼
死知府黄叔琳之杖斃商人等事給事中御史等若受
其請託賄賂瞻徇隱瞞經朕於别處訪聞將都察院堂
官一併議處至參劾本章科道或有畏難之心亦未可

定可將本章封固祇稱叅本不必聲明姓名事由

十九日奉

上諭國家分理庶績務在得人道府州縣等官尤屬要職其有才幹素著廉潔自持者不得以時上聞何以示勸著於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内總督保奏三員巡撫保奏二員布政使按察使各保奏一員將軍提督亦屬本省大員將所知者亦令保奏一員俱各密封保奏不得會同商酌此保奏内不必將朕特用之員塞責朕

特用人員內有才守兼優者不拘人數亦另摺奏聞俟
朕降旨調取之時再令來京引見如所保之人不當日
後劣蹟敗露將保奏上司一併治罪
又
諭吏部恩詔內漢大臣廕生缺少壅滯不得補用著將年
二十以上者查明人數請題考試其在外省有情願來
京考試者亦著一體考試限明歲八月赴考
二十日

諭吏部近有諭旨著佟吉圖署理浙江巡撫印務謝賜履未到之前巡鹽印務亦著佟吉圖署理今覺噶爾泰奏稱現今海水漫溢鹽廠漂没頗多沿海州縣民人田廬大受其患等語浙省正在有事之時佟吉圖辦理兩處印務力不能支著石文焯馳驛速往浙省署理巡撫印務石文焯到時將被災人民作何撫字作何賑濟之處一面辦理一面奏聞河南巡撫印務著田文鏡署理該部速行

二十二日

諭諸王宗室等朕今日特名爾宗室等入內以朕意遍諭爾等書云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朕今纘承

皇考聖祖仁皇帝大業若不首正宗室何以正天下萬民朕歷年來見宗室之習氣不善無故視若仇讐彼此交相陷害動輙語人曰彼與我甚不相合專欲陷我否則曰彼原與我有仇專欲害我夫今日宗室皆是同

祖骨月仇自何來此皆惡亂之人搆鬬其間令骨月生隙耳

朕未登大位之先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臣官員並無一人與朕有仇通國共知所以方可於爾等之前下此諭旨即曰有之令便與爾等明言之以共改此陋習豈非美事朕在藩邸時不特不與人結仇亦不與人結黨爾宗室等一家骨月視若仇讐反將母黨妻族子婿及漫不相干之人視為至戚親密往來朕在藩邸有年與舅族皇后族及諸姻戚之家並無一親密太過者亦衆所共知也且亦並無與滿漢大臣及内廷執事

人侍衛等一人交結親密往來者初時弟兄之內尚相
往來自戊子年
皇考下訓旨之後弟兄之內亦並無私相往來之處若有私
相往來之事能掩誰人之耳目乎自前歲公請
皇考幸朕花園之後朕具饍名莊親王公允祹看花又曾名
誠親王因病不至又曾名恒親王怡親王果郡王逮允
禵出征時亦曾屢次具饍名之此外更無有也前猶有
人疑朕與二阿哥不睦夫二阿哥為皇太子時乃國之

儲君也二阿哥未得罪之先朕但盡弟道臣道凡事敬謹因

皇考隆恩篤愛朕躬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理相加然朕惟有盡己之道恭敬巽順而已此皆衆所共知戊子年二阿哥得罪令伊保全者誰之力歟雖二阿哥亦知感激也此時

皇考聖躬違和又禁錮允禔拏問允禩連有四大事朕忘身與家惟以

皇考為念靡晝靡夜凡百躬親者四閱月欲報
皇考隆恩於萬一
皇考灼知朕之為人行事爰付大位蓋因朕心仁慈毫無朋
黨偏私能明大義可以保全爾等之故也朕向者不特
無意於大位心實苦之前歲十一月十三日
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別有道理
皇考賓天之後方宣旨與朕朕豈可明知而任國家之擾亂
乎不得已纘承大業

皇考聖明此事預定所以大業授受之際太平無事以成國家之善慶夫宗室惡習

皇考以冲齡踐阼何由細悉朕今嗣位若明知而不為整理仍聽爾等相仇相陷是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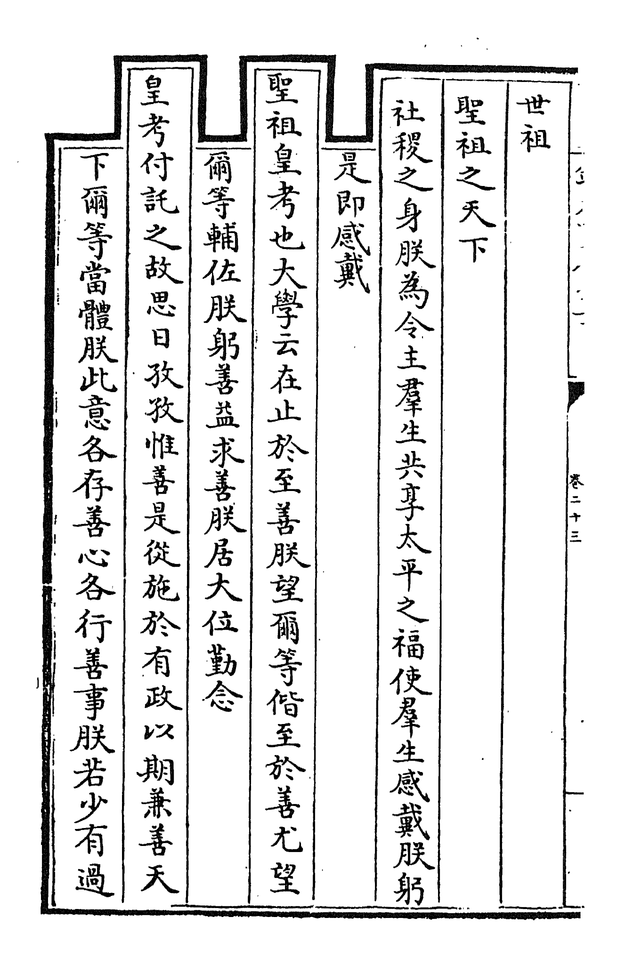
皇考付託大業之意矣爾等內有背主鑽營結黨之人豈能逃爾等衆人耳目若平日不肖之人果能努力改過自新頂戴君上殫心盡力於國家朕亦必為包容如蘇努等懷挾伊祖舊讐專意離間宗支使互有煩言人人不

睦朕即位以來棄伊過惡格外施恩朕豈懼伊等而然耶亦欲其改過從善耳伊等不從仍在下鑽營搆亂毫不悛改專欲與伊祖報仇朕為主上國法是守豈可容其如此乎爾等毋猶視朕躬為昔日之雍王當念朕躬為

聖祖之繼體承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之天下

社稷之身朕為令主羣生共享太平之福使羣生感戴朕躬是即感戴

聖祖皇考也大學云在止於至善朕望爾等偕至於善尤望爾等輔佐朕躬善益求善朕居大位勤念

皇考付託之故思日孜孜惟善是從施於有政以期兼善天下爾等當體朕此意各存善心各行善事朕若少有過

失爾等竭其所知力為匡正弼諫俾朕得為令主誠使
宗室之内無非善人善事以示天下後世豈不美哉昔
爾宗室如此不睦相陷如仇幸遇
聖祖仁皇帝及朕躬父子相承槩與包容百事消釋以有今
日若遇冲齡不才之主宗室相陷必至殺戮殆盡爾等
知此益當相親相睦恪遵國法各守本分敬慎勤儉豈
獨朕心懽悅外人知之誰不稱頌加敬乎如大阿哥允
禔廉親王允禩郡王允禵貝子允禟俱各不知本量結

為朋黨欲成大事

皇考洞鑒其情禁錮允禔令允禵出征西寧置之遠地無知之人反謂試用允禵將定儲位允禵遂妄生覬覦舉國盡知

皇考年高體弱置繼統之子於數千里之遠有是理乎禁錮允禔遠置允禵者特知二人昏悖狂肆恐亂國家也伊等結為朋黨竭力鑽營本係嫡親兄弟又結為同盟示相親密鑽營內廷之人巧行賄賂收服人心家貧者陰

與貨財好名者美言稱獎徧置耳目以愚弄人專欲待
間乘時成伊大志誠親王曾奏
皇考云伊等所為學梁山泊賊當時
皇考亦曾屢下諭旨謂伊等如梁山泊賊從前衆皆保廉親
王為皇太子視為奇人令朕封伊為親王用之重地彼
之所以報朕待朕者舉國知之矣振古未聞有如此不
知君臣大義之奇人也因此朕即位以來離散伊黨令
居遠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朕今日豈懼此等匪人黨

與所懼者萬一事生必致誅戮多人耳朕之仁愛至意
上天知之朕躬非朕所惜但所居者
太祖
太宗
世祖
聖祖之位
社稷天下之所係也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夫親之者朕
也睦則在于爾等若不知大義擾亂國經懐亂臣賊子

之心朕雖百方寬宥教訓爾等不悛不改朕亦無可奈何從前大阿哥畏人暗害每夜各門加鎖侍衛夸色亦恐人殺之窻楞俱用板釘此等人生在世日恐見殺於人雖生何為伊盖亦自知其所行為實屬㒺惡也夫人不知己之惡反以人之言其惡者為仇又如子孫各知其祖父所行之惡理應黽勉修省乃以為歷世所仇而益相仇恨庸懦之輩挾仇尚淺英儁之人挾仇更深此等習氣豈為美事凡人必言行相合乃嘉朕令嗣大位

何者為朕之所行之事六部大臣外省督撫皆能遵旨奉行是即朕之所行之事也朕下訓旨於爾等而爾等不能悛改惡習即朕之不能言行相合也俾朕言行相合者在爾等為朕努力矣又令爾等內有為蘇努吳爾占星尼之幼輩者誠知爾等長輩之罪戾毋患其未能匡救於前但從此勤修善行無復繼其奸宄惡跡可也若聞朕降此慈訓猶執祖父以來舊仇稍存報復之見其人自必立遭殃禍爾等敬識之竭力自治能自治者

則皆善人也又爾宗室等居家各宜守分節儉毋或侈費當以虛名僭稱為戒爾等行事僭侈亦非美事貝子公等輙擬諸王官員閒散宗室輙擬貝子公使其身果為王貝勒而下人稱為王貝勒宜也下人非分之諂稱於已何榮適足取人嘲笑耳朕初為貝勒時人稱為王輙為赧顏又諸宗室家毋妄與外邊漢人來往如有教書作文等事當用舉人進士此輩皆吾國家考取錄用之員其心無他一種考試不中之人生性好事在外各

處黨緣乃漢人中下賤之輩斷不可與親近伊等但誘人多事從中僥倖得利遂其志願爾等敬識之朕望爾等克篤忠誠盡心効力凡知君臣大義者衆敬之其怨望搆亂不知君臣大義之奸宄必衆辱之如此則善人知感愈加為善惡人知恥思改其惡矣凡諸陰詭詐惡好結仇讐之習爾等返之於身有當速改無則加勉家庭之間崇實安分習武學文存敬慎勤恪之心行睦婣任恤之事朕所日望者誠實之人光明正大所深惡者

作偽之人詭詐陰險爾等惟朕所望者是遵所惡者是戒福禄自至矣吾宗室甚衆果能和衷一體交相愛恤交相匡救各持大義為子孫表範世世率由如此則我家庭之内和氣達於天地億萬斯年垂諸史册我宗室之榮顯何如哉何為守目前之陋習挾往日之微嫌而棄千萬載之令名乎況爾等雖固守此陋習必無所益竪挾此微嫌必不能報徒然犯法受辱貽羞天下萬世而已可惜朕此一番誠心訓誨爾宗室等尚其誠服而

力行之朕不勝厚望各宜竭力自勉

二十四日

諭戸部前因江浙督撫等摺奏七月十八十九等日驟雨大風海潮泛溢衝决堤岸沿海州縣近海村莊居民田廬多被漂没朕即密諭速行具本奏聞賑恤但思被災小民望賑孔廹若待奏請方行賑䘏致時日躭延災民不能即沾實惠朕心深為憫惻著該督撫委遣大員踏勘被災小民即動倉庫錢糧速行賑濟務使災黎不致

失所其應免錢糧田畝即詳細察明請蠲凡海潮未至之村莊不得混行濫冒至於緊要堤岸衝決之處務須速行修築無使鹹水流入田畝朕念切痌瘝務令早沾實惠該地方官各宜實心奉行加意撫綏俾凋瘵得蘇生全速遂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爾部即行文各該督撫遵奉速行

又少詹事錢以塏條奏重修闕里
孔廟應令內外儒臣捐貲營建奉

上諭前聞
孔廟被災朕即降旨遣大臣前往作速估計動支正項錢
糧擇日興工務期規制復舊廟貌重新覽錢以塏所奏
內外大小臣工幼業詩書仰承聖澤各宜捐貲修建等
語雖為當理今有旨已令動支錢糧不必再令臣工捐
貲但朕亦不便阻儒士之私情今直省府州縣
文廟學宮或有應修者本籍科甲出身現任之員及居家
進士舉人生員平日讀聖人之書理宜飲水思源不忘

所自如有情願捐貲不必限以數目量力捐出修理各
該地方
文廟學宫並祭器等項其不願者不必强勒
二十七日奉
上諭營千把總亦應給與封典其封號勅命該衙門撰擬
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三